廖偉棠：詩歌是我一生的追求

趙倩珊



你可能看過廖偉棠先生的攝影展，亦曾在某雜誌攝影一欄上看到他的名字。他是攝影師、作家、文化藝術批評家……他身分多多、多才多藝，但廖先生並未因這多重身分而變得對自身定位有所猶豫。他要做的，是一位全職「詩人」。一切其他身份都只是副事，是他的謀生手段。他最愛的是詩。「我的身分是詩人，這是我想要的終身職業，詩歌是我一生的追求。」廖偉棠先生說。

廖偉棠先生大學主修攝影，現在攝影工作所賺到的錢亦是最多，但他卻一直情繫寫詩。原來他一開始創作就是由寫詩開始，散文和小說他都不常寫。他認為詩最能夠表達人的感情，他說：「詩是最能夠直接、強烈、準確地表達人的感受的文字。」就算只是四句的詩，但卻比散文、小說更有發展和想像的空間。他把詩人與讀者的關係比喻為鎖與鎖匙，雖然詩被誤解的機會比散文和小說高，但如果找上知音「一首四行的詩比一千字的文章更能打動你」他雀躍地說。

熱愛詩歌的他在散文創作方面獲殊榮，他自己也笑說：「可能正因為寫得少，所以都是精品。」近年他攝影的工作亦愈做

愈多，他坦言：「相片的稿費比文字稿費高，要生活就要兩者兼顧。」

被「誤讀」的喜悅

一般讀者都喜歡看能引起共鳴的作品，這正好解釋流行文學如愛情小說為甚麼總是最受歡迎的讀物。反觀短而簡潔的詩，它給予讀者的幻想空間比小說、散文來得大，但卻又讓某些讀者反覆重看都未能準確地解讀作者寫作時的真實感受。有很多人都覺得詩較難理解，不愛它的空泛和抽象。但廖偉棠先生卻最欣賞詩的這種無限可能性。他說：「當你看不明白一首詩時，先不要埋怨作者是否寫得好，而是要先問一下自己有沒有用心的去讀、去了解、去感受。」廖先生在第一天的座談會上已經提過，讀者決定是否喜歡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位作家時，並不應只看是否能從文章中得到共鳴，他們應該嘗試接受新的事物，讓文章帶領自己到一個未知的新領域。看書並不只限於獲得共鳴而是要去體會作者帶領你到一個超越自身熟悉的另一個世界。這是一種比共鳴更高的享受。

同時，廖偉棠先生對於自己寫的詩是否被讀者正確地解讀也並不在乎。他認為詩寫成後已是一件獨立的藝術品，供大家欣賞，與其作者並無太大關係。讀者要如何解讀一篇文章是他們個人的選擇。他補充：「愈開放、愈優秀的作品，就愈能夠給予讀者更多的解讀方式。」文字之間留有的空白愈多，被解讀的方式也隨之而增。所以他期待讀者對其作品的「誤讀」，他認為如果讀者讀他的詩能產生與他創作時截然不同的感受，賦予文章新的思想，文章的意義就相應增加。他非常喜歡與讀者交流不同的意

見，更不時在詩歌網站與人討論，作良性的「筆戰」。

主導的流動者

對於是次城市文學節的主題「城市流動與文學之路」，廖偉棠先生認為流動對他而言是必要的。流動於不同的地方能為他帶來新的創作靈感和思維。在流動之中他喜歡扮演主動的角色，他會選擇自己想去、要去的地方，亦會選擇一些與自己氣質相近的地方去尋找創作空間，邊走邊寫，邊寫邊上路。中國大陸他差不多都走遍了，比起熱門名勝，他更喜歡到不起眼的小地方尋找新的角度。他分享自己的流動經驗時提到：「攝影比較受地點影響，受制於此時此地；但文字創作卻是跨時空，不受地點限制，無論歷史、文化、民生、一切非現實所見的，都可以為創作帶來題材。這也是廖先生愛文字多於攝影的其中一個原因。他透露近來創作靈感湧現的時刻就是由他坐上通往外地的交通工具開始。「最近一坐上飛機或火車就開始寫作，一直寫、一直寫，到達的時候也就差不多完成了。」言談間完全流露了他對創作的熱忱。

香港人的流動性

香港貴為國際大都會，融會各色各式的人種、華洋共處，但在廖偉棠眼中，香港並非一處流動性高的土地。他認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已發展的富足之地，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但香港本地人的流動性卻不大。他慨嘆大部份香港人都捨不得離開這塊富足之地去挑戰新環境、面對不能預測的變數，當中可能包括面對較差的環境，更大的競爭等等。除此之外，他認為香港人對家庭的觀念比內地人重，香港的父母最高興就是子女能一直留在身邊；相反

大陸的小孩子可能一早已經獨自離家到大城市讀書、生活，父母大多希望他們能留在大城市發展，他們並不如香港的父母一般想孩子留在自己身邊。正因如此，廖先生一直認為大部份香港藝術家到內地發展時都顯得比內地藝術家軟弱。他說：「他們本來的環境太好，令他們離不開，捨不得，亦放不低；反觀內地的藝術家，他們很多都已經沒有退路，背水一戰，不成功便成仁。」這或許就是近年內地藝術發展一日千里，而香港的發展卻未能有所突破的原因。

後記

訪問於澳門文學座談會回程的船上進行，還記得當時我問到廖偉棠先生：「不停的四處走，你覺得累嗎？」他想了一想，語調放慢了一點回答道：「有時候也真的會覺得累。就好像這幾天，參加完城市文學節，今天從澳門回港，明天我又要到台北，台北回來後接著又飛北京，有時候一個月之中就只有幾天在香港……但一次去北京我和朋友有一個新的計劃，我們打算……」說著說著他開始加快語調，興奮地訴說著一個接一個的流動之旅，彷彿他已忘記曾在腦海中閃過累的感覺。